



第一章

偶遇怪异男子

天光开始显现。可是，天空还没放晴，从房间里往外看，只见片片白雪轻轻地飘落，落在白茫茫的树上、白茫茫的大地上。真是美丽无比的景象！

斛律走出门，飞到红心白果树顶。

清晨，他喜欢在更广阔的地方观赏这美丽的景色。可惜，美好的感觉总是转瞬即逝，总有一个藏于暗处的声音突然告诉他，世界是污浊的，他便为之哀叹；然后，又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世界是可以被清洗的，于是，他又为之振奋；然后，美好的感觉又瞬间回来了。他被控制不住的声音所左右着，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反复的心情里。这是伴随着想要知道更多而来的苦恼。有时候，他会羡慕只待在家里不出门的人，眼界只有窗口般大，认知也就只有窗口般大，苦恼就微不足道了。

他是为了自寻烦恼才走出门的吗？

其实，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当世界的污浊毫无制止地蔓延，没有哪扇窗、哪扇门能阻拦得住。也许他还有一个地下室可以藏

身，但他知道再坚固、再隐秘的居所迟早有一天还是会被捣破，不如出门迎击，才有一线生机。他打开了眼界，有了更多认知，增添了苦恼，却也丰满了内心。他手握工具，清除着朝他奔涌而来的一切试图侵犯他的污物。就像这轻盈的、无声的雪片，无需重量，无需呐喊，无需奔跑，只需带着一颗恒心，一点点地完成志向。无足轻重的身躯必然被覆盖，却最终获得了宽阔而温暖的大地的保护。

不，并不是这样，这不是他的目的，他从未渴望过大地。他是因为爱才走出门，就像立在对面的那个熟悉的孤影一样。然而，如今他望着那身影，已没了同情。他觉得对方变了，没了初衷；或者对方觉得他变了……

那身影面向他，和他一样，目不转睛。对方的眼神是陌生的，即使他努力设想自身处于对方的处境，也没法产生与其一致的感觉。他们似乎都在等着对方主动靠近。

曾经的同情仍有余味，使得斛律叹了口气。他朝乞伏飞过去。

突受外力的树在晃荡，当它终于能够平稳下来时，他们仍默然相对，仿佛他们都有意长时间保持沉默。他们已经陌生得无法随时随地谈话。

但是，他们必须谈话。

“你今天起得很早……”斛律说。

“我一向起得早，知道你在这里。”乞伏说。也许是天色还未足够明亮，或是带帽黑长袍掩住了他的光芒，他的眼睛黯淡无神。

可是，长袍下摆的红鹰却光彩夺目、栩栩如生，仿佛这才是灵魂所在。不可怀疑，它只要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便能一触即发。红鹰，就是只有欲望的狡诈生物。

“你还在生气吗？”乞伏问。他的面容安定得令人不得不猜想，

他心里是不是隐藏着什么不愿被人知道的想法。

斛律从未想过，乞伏会是一只“红鹰”。他的情感让他没法将乞伏当成“红鹰”，他只能怜悯其脆弱的灵魂被“红鹰”所操控。形势所迫，就像病毒，只能为了存活而变异。

“你不该让一个才十六岁的女孩去黑龙洞。”斛律说。

“魔力种族十六岁就成年了，不是吗？”乞伏说。

“有能力走出门不等于有能力翻山越岭了。”

“异血人必须快速地成长。”

“欲速则不达！你如果还记得你的志向，就考虑放慢脚步，不然你一定会走过界。”

“异血人没有界，能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终点。”

斛律沉默了。又进入了循环，这次对话和之前一样毫无突破。每当这时候，斛律就想离开，这不是逃避，而是无奈的疼痛。他担心这位他非常重视和关心的朋友发觉，他正渐渐对其心灰意冷。

因此，斛律没有告诉乞伏黑龙洞之行。

陪在他身边的依然是卫宾。

显然，始终都会是卫宾。他不能想象连这位至友也失去的话会是怎样的感觉。卫宾就是卫宾，不会屈服于任何力量，他永远也不会穿上绣有红鹰的长袍。如果你意识到需要一个精神领袖，那就努力使自己成为自己的精神领袖。

有卫宾的声音在耳边飘荡，世界是有神采的。这就是友情的作用。

但是，他们上了空中快车后，这个原来话痨的朋友就已经沉默了近半小时。斛律问他是不是还没睡醒。

“我昨晚应该向小曼表白。”卫宾低垂着头，声音小得几乎只有自己才听得到。

斛律愣了一下，笑道：“这么说你昨晚没有向她表白。为什么没有呢？”

卫宾还是低着头，声音还是很小：“我觉得她有可能不喜欢我。”

斛律立即收起笑容，“怎么会？”

卫宾瞪着斛律，“怎么不会？”

“她应该喜欢你呀！”

卫宾困惑地眨下眼睛，“她喜欢我？”

“嗯，我觉得她应该是喜欢你的。”

“你觉得？你为什么这样觉得？她又没有跟你说。”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斛律下结论似的说。

卫宾的嘴唇微微张开，这表示他正专注于某事，正在思考。然后，他微微一笑，仿佛也有了结论——好的结论。

很突然地，有一个声音传进了他们的耳朵里——显然就是针对他们的：

“如果真的喜欢，就一定要表白。”

斛律和卫宾诧异地转头探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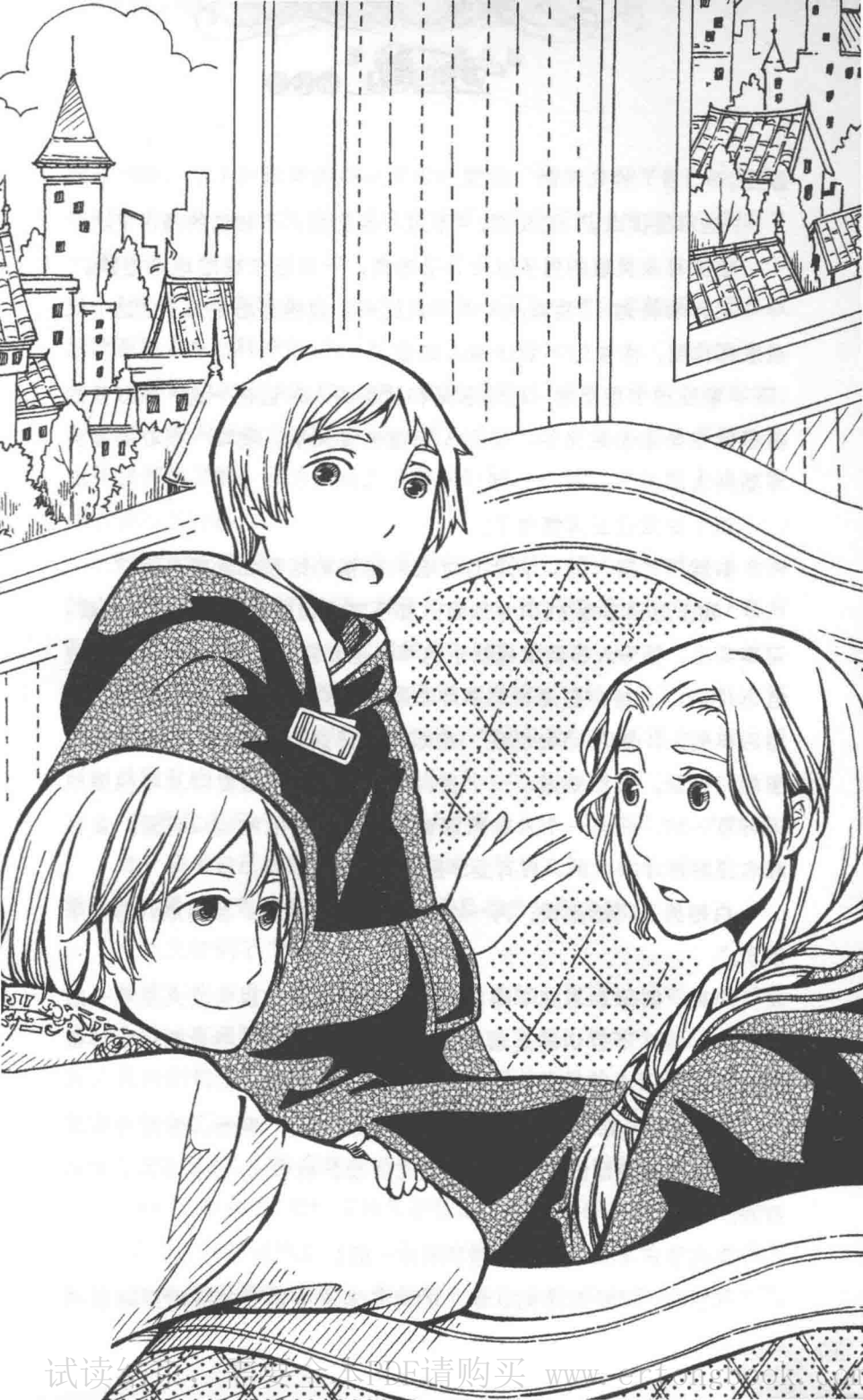
坐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俊美的年轻男子。他穿着白袍，长发乌黑亮泽，黑色的眼睛清澈得像新生儿，白皙通透的皮肤和红润的嘴唇也犹如刚刚孕育出来。他整个人散发出清晨的甜美气息，魔力自然流畅如毫无杂质的清流。这个让人目光舍不得移开的男子，仿佛不是尘世的生物。

他是什么时候靠近的？斛律和卫宾，谁都没察觉到。

他仿佛听到了他们的心声，说：“虽然我坐在车尾，但还是不小心听到了你们的对话，实在忍不住，所以就过来了。”

斛律和卫宾更震惊了！除非他们被监听器监听了，不然没人能在那么远的距离听到他们低声细语。

“我天生听觉就很敏锐，”俊美的男子说，“这是想改也改不了的



缺点。”

“这可是优点。”卫宾说，“不过，得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

这位耳朵灵敏的男子以为这是指责，于是连忙尴尬地说抱歉。

卫宾解释道：“我真的觉得那是优点。我的意思是为了让这个优点发挥作用，你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

“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追求是和我爱的人永远在一起，所以我的很多优点是毫无意义的，被别人知道也没关系。我唯一担心的是会吓到别人。”

这个说法让卫宾愣住了。

斛律笑了笑，说：“所以你才会对感情的话题如此感兴趣。”

“我去过很多地方，几乎所有人都不将永恒的爱情当成宏大的事，可事实上，最令人感到幸福快乐的不是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吗？我告诉你们，这是我在漫长的岁月里最真切的感悟，就是那些不把爱当回事的人，最后都会发现，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留在心里的只有爱。谁都知道，一个善良的人肯定会付出爱以及和他爱的人分享一切，而当一个人罪恶深重时，能救赎他的也只有爱。金钱和名望都是冷冰冰的，只有爱才是温暖的。”

白袍男子突然停顿，再一次尴尬地笑，“抱歉，我有点儿忘乎所以了。”

可是，斛律和卫宾听得挺认真。他们虽未把爱当成人生唯一宏大的事，但并不否认爱是宏大的。他们也感受过，并且明白爱神奇的治愈能力。

“你说得没错。”斛律带着诚恳的笑容说，“显然，你对爱有深刻的认识，而我这位兄弟刚好需要这方面的建议。”他拍了拍卫宾的肩膀。

卫宾由于不太好意思而瞪了斛律一眼。

从这位“对爱有深刻认识”的男子清澈而明亮的眼睛里跳跃的

光芒判断，他十分乐意提供关于爱的建议。他先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他叫奇介。然后，当斛律和卫宾也想要自我介绍时，他却让他们吓了一跳——

“我知道你们是谁。”他说，“只是，我不知道当你们戴上面具以后想要别人怎么称呼你们。”

没等斛律和卫宾反应过来，他紧接着说：“我的眼睛也很敏锐，以及就像我对爱有深刻的认识一样，我对这个星球值得去了解的人也有很深的了解。因为，我活了很长时间——唉，这也是个想改变也改变不了的缺点！”

斛律和卫宾都一言不发地看着这个把自己的优点当成缺点看待的人，他们被他的话吓住了，除了惊愕外，他们还迅速地启动了警报系统。然而，有这么坦白的“窥探者”吗？

奇介不是个傻子，他知道自己正大光明的言语引发了什么。“不要担心我是对你们不利的人，”他说，“我只是因为活得太久了，所以知道得就比一般人多得多。”

“你看起来可一点儿也不像是活了很久的人！”卫宾不以为然道。

奇介摸着自己的脸，笑道：“是的，我现在这个样子很年轻，我希望我的爱人能看到这样的我，而不是苍老的那个我。”

突然又转到了“爱”这个话题！

斛律审视奇介那张自然得毫无破绽的脸，觉得他们遇上的可能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如果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特工”，那简直太具戏剧性了。然而，这个也许有些不太正常的人似乎总能琢磨到别人的心思。

“我知道，你们肯定觉得我有些奇怪，哈哈，刚认识我的人都是这样觉得。”奇介说，那坦荡的笑容让他显得是个平易近人的正常人，“如果我们能有时间相处得久一点儿的话，我一定乐意给你们讲我的故事。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们，虽然我长得很年轻，其实我活得很久了，

就像你们那位有翅膀的朋友一样。不过，我并不算是福斯特家族的人，只能说是有些关系。”

斛律和卫宾已经不知如何回应才好。他们打算让这个使他们连连震惊的人畅快地将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然而，他们的沉默让奇介感到不安了，“我似乎说了太多没必要的话，每当我重生时，我都会这样。”他显得苦恼起来，“我们还是回到原来那个‘爱’的话题吧。所以，我应该怎样称呼你们？”

卫宾看着斛律，显然拿不定主意。对方是个让人不敢轻易招架的人。

“可以叫我‘V’，我这位朋友叫‘B’。”斛律说，“不过，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有个有翅膀的朋友？”他可一点儿也不想谈论“爱”，他已经对这个和福斯特家族有些关系的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奇介呆愣似的看着斛律正经的脸，然后叹了口气。“我真的太多话了！”他说，“除了因为我刚重生外，还因为我知道你们是谁，所以放下了警惕。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原来的话题？”他渴求似的看向卫宾，“你真的应该马上向你喜欢的人表白，因为人生变幻莫测，如果你不果断行动，很可能会后悔的。”

斛律不打算显得太过急迫。他是个有耐性的人，迟早会弄清楚这是何方神圣。

卫宾从斛律的神色就能判断出其态度，于是，他对奇介说：“所以，这是你的经验之谈？”

局面得以控制，奇介顿时眉飞色舞。“是的。”他认真地点头，“我和小雪——小雪是我的爱人——刚认识的时候，我羞于告诉她我爱她，后来，我们分离后，我一直很后悔，活得很难受。你可以想象一下，一百年是多少个日子，这么多日子都在懊悔中度过又是多么痛苦。”

“你们分离了一百年？！”卫宾很吃惊。

“第一次分离了一百年，重逢时，我马上就告诉她我爱她，之后

再分离时我就不会过得太痛苦了。”

“怎么听起来你们是分分合合的？”卫宾困惑道。

“是的，因为……因为……”奇介黯然神伤，吞吞吐吐，“人类只有轮回，没有长生不老药呀！”

卫宾看向斛律，那神态仿佛在说：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

斛律耸耸肩，意思是“也许吧”。他更想要了解这个“情圣”了。

“那么，奇介先生现在是和爱人在一起吗？”斛律问道。

“并没有，这一次我们已经分离 123 年了。”奇介沮丧地说，“不过，我刚刚得到了她的线索，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她了。你们知道绿面雪狐吗？”他突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绿面雪狐？”卫宾不解，“是狐狸吗？”

看到他们困惑的脸，奇介顿时失望。“是的，是狐狸，不过不是普通的狐狸，”他说，“是一只会说人话、绿面孔、毛发雪白的狐狸，这世上只有一只。”

“我倒是知道有一只会说话的狗，”卫宾说，“但它被人类的灵魂侵占了。”

“不，绿面雪狐不是一只被人类的灵魂控制的狐狸，真的是一只会说人话的狐狸。”奇介认真地说，“我只要找到它，就能找到我的爱人。”

“这样一只狐狸应该很受人注目，但我们却没有听说过。”斛律说。

“这可不是一只容易被人发现的狐狸。”奇介说，“我找了 123 年了，最近才得到了一点儿线索。”

“真想见识一下这样一只狐狸！”卫宾兴致勃勃，“所以，奇介先生，你这是要去找那只狐狸吗？”

“是的，听说它在巨人洲的沙漠出现过。”

斛律感觉卫宾投来了目光，他能猜想其中的意味，但他只想盯

着奇介看，琢磨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真是太巧了，我们也要去巨人洲的沙漠。”斛律说。

雀跃的情绪又在奇介的脸上出现了，他看起来像个单纯的孩子。
“太好了！”他说，“我们可以结伴同行！”

“这样挺好的，人多热闹些，而且在沙漠这种地方更需要同伴。”
斛律说，“那么，你是要去沙漠的具体哪个地方呢？”

“黑龙洞。嗯，你们知道黑龙洞吗？嗨，你们当然知道黑龙洞！”
三种表情在奇介俊美的脸上迅速地演绎。

斛律笑了，“是的，我们知道黑龙洞，因为我们也要去那里。”

他又感觉到了卫宾的目光，这次，他保持着笑容回应卫宾，非常肯定对方能明白他的意思。这将是一趟非常有意思的旅程！

奇介已经乐开怀，说他很幸运遇上了他们，而他有信心很快就能找到他的爱人。他本来打算坐 mangfin，但不知为何突然改变主意坐上了这架空中快车。这是上天在操控这一切。

他问他们是否相信上天。当他们说魔力种族相信魔力神，自然也相信上天时，他由于非常满意这个答案而神采飞扬。他认为他和小雪的爱情是上天的旨意。

他和小雪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是不应该有交集的，但上天让他们相遇了，而且，他们非常契合，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为了和小雪在一起，放弃了他所属的那个世界，这是爱的力量，也是上天倡导的力量。紧接着，他开始赞美他的爱人，那是一个善良、美丽的
女子。他述说和爱人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也忘不了他们曾经经历的苦难。

斛律和卫宾一直在倾听，尽量不去干扰他的激情。但他们并不想了解他的感情经历，他们只是想从中捕获到可以了解他这个人的讯息。当空中快车降落于巨人洲时，他们能了解到的是，对他而言，爱是一切。

这趟空中快车乘客不多，其他人离他们三个人挺远的，对别人而言，他们三个人是怪异的存在。

奇介当然是怪异的存在。只是，这种怪异是真实的还是伪装的呢？他似有意似无意的故弄玄虚已经成功地诱捕到了斛律和卫宾，他们决定好好配合，俨然已束手就擒。

他们三个人下车的站点离黑龙洞还有段距离，只能飞行前往。这时，斛律和卫宾看到了奇介的翅膀。的确，这个怪异的男人和福斯特家族有些关系！

他们位于沙漠人迹罕见的地段，那股庞大而浓厚的气息惊喜欲狂地扑向他们。

沙漠固然炎热，但他们三个人无论是谁的内心都更炙热，他们都怀着繁杂混乱的心事，并都在期待前行的路上会有怎样的经历。

飞行时，奇介莫名地安静了。他的面容是之前未出现过的沉重，似乎在预示任何的牵动都会引发不祥的后果。就在即将到达死岛时，他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你们之前应该来过黑龙洞吧？”

“是的。”斛律回答。

“当然，毕竟你们非常关心异血人！”奇介感叹道。

斛律稍微移动飞行棍，靠近奇介。“奇介先生这么了解我们，让我十分不安呀！”他微笑着说，就像在开玩笑。

“你们不需要担心，我不是你们的敌人。除了我的爱人，我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不感兴趣。而且，但这个黑龙洞我一点儿也不喜欢。”

“为什么？”斛律连忙问道。

奇介看着斛律，说：“上一次我就是在这里面找到了我的爱人，但黑龙洞将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黑龙洞是个残酷的世界，会吞噬灵魂最美好的一面，放大最可怕的一面。”

斛律也不喜欢黑龙洞，但他必须悲切地承认，世界永远都会存

在一个阴暗的角落，为人们展现不堪入目的东西。而这根植一般的“存在”时不时会伸出尖利的长矛，打击他追求美好光明的一腔热血。他一言不发地踏入了人来人往的地下通道。

他们三人早就戴上了帽子，和来往于死岛的大多数人一样稍稍遮掩面貌。奇介那吸引人的美丽光芒黯淡了，没人想要去注意他。

密封的长袍下，思想得以畅快地跃动，斛律意识到，应该和这个怪异的男人分道扬镳了。

但是，奇介还不想道别。“既然我们都是去黑龙洞，那就一起去吧。”他说。

三个高大的男人站在城墙边上，轻声地交谈，仿佛在密谋些什么，但没人会关注他们，因为这个地下城市就是为了“密谋些什么”而被遗弃、被创建的。仿佛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粒尘土，甚至空气，都已吸收得太过饱满，轻轻一戳就会如炸弹爆破。

“奇介先生，真的很高兴认识你——虽然你并没有让我们真正地认识你！”斛律说，“不过，我们来这里有事要办，所以很可惜只能就此别过。”

奇介稍微低下头。当他的目光再直视斛律时，他显得有些尴尬，好像做了什么会让人见笑的事。

“其实是这样的……”他说，“我上次来这里已经是好久以前了，那时带我去黑龙洞的引路人已经过世了。在快车上，我正愁着不知去哪里找引路人。所以，当知道你们也要去黑龙洞时，我就认为这是上天在帮忙。”

斛律和卫宾愣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如果他们不提供帮助，岂不成了亵渎上天的罪人了吗？！

斛律笑了笑，说：“奇介先生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能遇上你是上天的安排。”很有可能是安排来考验我的，他心想。

奇介乐了，说：“没错，没错！”

“那我们走吧！”

斛律说着迈开了脚步。奇介满面笑容地跟上了他的步伐。卫宾仍愣在原地，为斛律如此爽快的转变感到困惑。

斛律的魔音传进了卫宾的耳朵里：“我们摆脱不掉他的，而且我知道他是什么人，有何企图。”

卫宾听到魔音后，连忙快步跟上。“可是，影子的事……”

“说不定他就是影子派来的。”斛律回应。

虽然这么说，但斛律觉得奇介和影子有关系的可能性很小。又是一个怪异的福斯特家族的人罢了！所以，这个一直把“爱人”挂在嘴边的男人不会是敌人，而且有可能像他认识的那位福斯特家族人一样，在他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他们飞越街道、房屋、广场，来到沙神庙门口。

奇介有些惊讶地盯着沙神庙，说：“你们的引路人呢？”

“我就是引路人。”斛律走进了沙神庙里。

奇介连忙跟上去。“我还真是幸运呀！”

“是呀！”卫宾无奈地笑了。

神庙里，坐在桌子后面的黑衣老人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地朝神庙后面走去。他通过了基因验证器和虹膜扫描器，钥匙插进锁孔里一转动，铁门开了。斛律领着奇介和卫宾走进门内。

他们沿着石阶往下走。

斛律轻声询问奇介进入黑龙洞后有何打算。

“当然是寻找绿面雪狐的下落。”奇介说。

卫宾一直对这只从未听说过的狐狸很感兴趣，于是问奇介打算如何寻找。

“这里我有认识的人，我的爱人的家族也在这里，”奇介说，“只是这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不知道这些人是否还活着。”

斛律也对绿面雪狐充满了好奇，不亚于对奇介本人的好奇，但

进入黑龙洞后，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不过，他也怀疑奇介是在糊弄他们，这世上也许没有这样的狐狸。

卫宾似乎也怀有同样的心思。“很可惜不能和奇介先生一起去寻找绿面雪狐，见识一下这只奇特的生物。希望奇介先生能顺利地找到它吧！”他说。

“谢谢！”奇介露出愉快的笑容，“今天很幸运，我很有信心能很快找到绿面雪狐。”

他们三个人在守着黑龙洞入口的两位黑袍人的注视下走下了石阶。两位守卫都分别打了招呼：

“V先生！B先生！”

然而，他们好奇地将奇介打量了一番。如果不是斛律催促他们打开入口，他们估计都忘记了本职工作。奇介的面容和气息就像沙漠上空的海市蜃楼，没有人会不被吸引。

“V先生”和“B先生”显然是黑龙洞的大人物，即使他们身边带着一个陌生人，守卫没有任何询问就打开了黑龙洞的入口。

卫宾踩着飞行棍，先飞入洞中。

紧接着，奇介脚下没有任何依托就跳了下去，这使得斛律和两个守卫都吓了一跳。

斛律连忙也飞下去，然后看到奇介正平稳地下落，就像不把地心引力当回事的神仙。

卫宾目瞪口呆地看着奇介像一片叶子轻飘地落地，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奇介淡然地说这是天赋，就像他的翅膀，不是魔法，所以无法传授。

斛律落地，笑道：“老搭档，能遇上奇人异士也是我们的天赋呀！”

卫宾也笑了笑，不知是认同了玩笑话，还是认同了“天赋”。

斛律觉得可以在此道别了。这次奇介毫无异议地接受了，显然他真的只是需要个引路人。事实上，这个怪异的男人进入黑龙洞后

就显得挺开心，他说他离爱人的距离又缩短了。他以欢快的步伐离开了斛律和卫宾。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喜欢你们，希望很快有缘再见！”

斛律和卫宾该何去何从呢？他们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们已经进入了黑龙洞，这个时候，影子就该传来指示了。他们不敢走远，在入口处静静等待着。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身影和声音靠近他们，仿佛他们此行的任务不过是将一个寻找爱人的怪异男子带进黑龙洞里。

到了午饭时间，他们决定先填饱肚子。影子自诩神通广大，即使他们隐形了，影子应该还是能轻易地找到他们。

第二章

扰人心智的魔法石壁

壹索已经静默了几分钟。他在想什么？

他在想，一心想要当英雄的人是傻瓜。他不想当英雄，所以想要靠近湖水探究一番的念头很快就消失了。他还在想，一心想要勇往直前的人也是傻瓜，有时候，该转向还是得转向，该回头还是得回头。所以，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当壹索转身望着已经变成石壁的来路时，马克斯原本烦躁的心情更加烦躁了。他认为，既然出洞，只有穿越试炼湖这一条路，那么试炼湖才是主要研究对象。他带着不满情绪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壹索丝毫的重视。出于反抗心理，他悻悻然朝试炼湖走去。

没有人阻止马克斯。虽然谁都不认为试炼湖是唯一出路，但谁都好奇它是什么样的“妖魔鬼怪”而成为英雄的炼狱。自认为聪明的人都不太喜欢身先士卒。

那些没有任何行动的人并不代表没有想法。综合起来，只有东莱一个人支持马克斯——这个女孩太过恐惧，所以眼里只看到了没有墙壁阻拦的路。一直以来，世界对她而言就是哪有洞口就哪里钻，

从来没想过推倒墙壁，打开一个能够自由通行的大门。她的目光坚定地固定在马克斯身上，跟着他移动，关注、分析他脸上表情的细微变化以及肢体的任何表现，她更渴望他能开口说话，任何只言片语，以便她能获得确凿的信息。困境引发的混乱情绪使得她的大脑比小孩子更浮想联翩，更能产生荒诞、啼笑皆非的思考。沿着湖边行走的马克斯那讳莫如深的面容和举止折磨着她的神经。

萝铃以为东莱心里很害怕——这是事实，但不是全部事实——所以她柔声安慰东莱。她说他们一定能离开黑龙洞，这不仅仅是安慰的话，她确是这样认为的。在她眼里，至少有三个魔力高强的魔法师，壹索、马克斯和奥斯比，如果他们还是无法攻破这里的围墙，那她会心甘情愿地倒在这里。不过，今时今日的她已经不是个依赖他人的孩子，她非常想和金格一样加入探索的队伍，说不定会由她找到突破口。可惜的是，她也意识到她必须陪在东莱身边，时不时地关照对方脆弱的内心。她的目光在四处飘移，最终都会绕回到东莱身上。

“其实，移动的石壁比固定的石壁更容易攻破。”金格说。他看着壹索，似乎想要得到对方的赞同。

壹索没吭声，但他投来了一个淡漠的眼神。这足以使得金格开心起来，因为他觉得那是肯定的目光。

他继续说道：

“任何魔法都是有弱点的，毕竟是由人施展出来的，只要专注地感应石壁的魔力气息，然后找出它脆弱的部位。我们至少有三位高级别的魔法师，要攻破这个结界魔法并不难。”

萝铃认可地点了下头。不过，她不明白金格为什么突然显得一本正经，像在认真回答问题的好学生。

当东莱受惊动似的朝金格投去期望的目光，萝铃明白了——金格这是在安慰东莱。显然，金格文绉绉的言语比她那毫无底气的承诺